



阎焕之,一名炕房老师傅,与共和国同龄。我听他介绍送嘍蛋,真不知是怎么回事。他

笑道,你们不干这一行,不识其中艰辛苦涩,也在情理之中。他先为我上送嘍蛋的普及课,然后介绍送高邮麻鸭嘍蛋的故事,颇耐人寻味。

我在农村见过小鸭倌逐水放鸭的情景,挥动一竿竿幽静,溅落一阵阵喧闹,别有风趣。唯独不知道不仅是麻鸭以成鸭和蛋品远销海内外,而且是以鸭为主的小生命在孕育之中就远走他乡。我查了一下字典,嘍,疾速也。用现在的话诠释,就是将已在孕育小鸭的蛋,迅速送往东北、浙江、广东、湖南、湖北等地,让高邮麻鸭真正在那里传宗接代,繁衍生息。“既促进当地绿色农业发展,又为麻鸭扬名,”焕之如是说。

送嘍蛋的过程不是一般的押运货物,它是一趟时刻要牵挂小生命衍变的苦旅。送嘍蛋的人吃尽苦头,常要处理突发的变化,非一般人所能担当。焕之说,在家是大师傅,出门就如同逃荒的,转运靠码头或火车站,他们席地而睡,还不能与正孕育的小生命同眠,

千里送嘍蛋

□ 陈其昌

他们得照应、呵护着那些小宝贝。送嘍蛋要根据孕育的28天周期进行。近的送到浙江,远的送到广东,一次要运一两万只。如果送到广东,先用小船运到新河,再用车子转运上轮船,然后顺着悠悠的运河水抵达镇江上火车,在上海站转车前往广东。为防误事,焕之等人常夜不能寐,他们得不时翻动嘍蛋,且用被子调整温度,直到目的地交给买方,待小生命破壳而出,心头的石头才算落地。有一次车到株洲,焕之等人听到“呶呶”的声音,知道小生命在不耐烦地躁动,立即采取措施,将被子弄湿覆盖在箕篮上降温,送到广东某县的红旗公社,出孵率过92%,广东人请他们喝功夫茶。还有一次送到江西萍乡五七林场,用卡车直达。买方慕名要高邮麻鸭嘍蛋,领导点将焕之带两个饲养员成行。车至江西,情况有变,小生命又在蠢蠢欲动,加之迷了路,前不巴村,后不靠店,焕之等人立马采取措施,想方设法才走出迷魂阵。到达林场,八十只箕篮出孵率93%。他们被林场视为嘉宾,好酒佳肴招待。

在甘垛东风学校的日子,有了对课堂教学的初步认识,有了老教师业务上的指导,有了对系统文化的渴求,有了那一段多彩而难忘的生活。

一群文化水平不高的知识青年,教着一群小不了多少的初中生。师生混在一起,分不清哪是老师哪是学生。

在可以游泳的季节,中饭后,老师自己下河游泳,可不许学生下去,学生只得在岸上跟着自己的老师喊着助威。下午课后,操场上,简陋的运动场地,师生相互较劲。

春天的清晨和黄昏,屋檐上下是麻雀的天堂,麻雀们衔草钻进大瓦下面的缝隙,在里面做窝生蛋孵小鸟,于是周日就有人用桌子搭了,上去掀瓦取蛋装了半脸盆。中午,大家剥拇指大小的麻雀蛋,就着盐花,吃了一桌蛋壳。

一群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在一起,犹如兄弟姐妹,什么事都爱较劲起哄抬杠子。秋后,新煮的大米饭上桌了,香!有人打赌能吃多少多少,结果,不费劲,好多人一斤下肚还意犹未尽,连菜都用不着。听说公社所在地放电影,晚上,一人一瓶“二两五”,一路头重脚轻地朝公社走去……

叶维隆老师长我们一辈,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师范生。一个城里人,在农村工作了二十年,有了农村人的热情与豪爽。师娘是他的学生,小他九岁。热情好客使得我们几个小青年常去他家打牙祭。

叶老师教初二毕业班的语文,其实,文科类的课通常都是他上。学校没有专职音乐老师,音乐课,还是他上。什么样的歌才能吸引这帮大孩子呢?叶老师推开那些唱滥了的语录歌和新编历史歌曲,找来刚流行的军旅歌曲,《老房东查铺》《师长有床旧军被》等。他用两张大纸,放大了《海上南泥湾》的谱子和词,贴在黑板上。没有脚踏风琴,叶老师从简谱来起,一句句一遍遍口头传唱,学生唱得很带劲。遇到长长的过门,他单臂随音乐节律舞动,另一只手指着谱子,引导学生唱齐唱完整。

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,地震,伟人离世,“四人帮”倒台,普及“大寨县”……前几天还在批判“右倾翻案风”,后几天就欢呼粉碎“四人帮”……学校跟着运动转。搭地震棚做教室,排练节目批判“四人帮”。刚到学校的殷瑞林老师,和学生排练扬剧小演唱《狠揭猛批四人帮》,每天下午放学后,带学生到田头演出,农民很高兴。为了宣传普及大寨县,我停了几天课,整天拎着石灰水桶,给学校附近生产队和供销社的墙上刷大字标语。国庆三天假,为了宣传大好形势,我用了四整张大白纸,放了一幅彩色宣传画,贴上墙的当夜,一场大雨,辛苦两天的作品,师生还没来得及观看就毁于一旦,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

为了给普及大寨县出力流汗,公社给学校一个光荣任务。在学校不远的地方,划了一块长方形地,要求深耕一米,精耕细作,科学种田。于是全公社的

宝贝圆圆,是我的孙女,已满周岁。2017年气候宜人的金秋时节,她来到了这个世界,来到了我们中间。从此,我欣喜地做了奶奶,人生旅程多了一个至亲的陪伴,生命中开始了一场祖孙情缘。

圆圆是性急的。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月,她就急着要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。结果未出生就引起“天下大乱”。因为早产,本地医生建议到无锡妇幼保健院生育。于是没有一点准备的我们,焦急、慌乱地紧张大转移,留守团成员爸爸、妈妈和奶奶我乘宜兴中医院的救护车直奔无锡,爷爷从高邮、外公外婆从海安也日夜兼程、心急如焚地赶来了。幸好无锡亲戚多,听此消息早守候在医院,浩浩荡荡一帮人,忙里忙外一家亲,小生命剖腹产平安出生。

圆圆是淘气的。她出生的时候,太奶奶即我的婆婆还健在。婆婆生育了5个儿女,辛苦操劳了一辈子。90岁时身体衰弱了,整天瘫痪在床,5个儿女未请保姆,大家轮流日夜服侍。老公在家排行老四,上面哥哥姐姐的孙辈们都已上学。就在我俩心无旁骛、一心一意侍候、照料老祖宗的时候,小祖宗圆圆也赶来报到了。哎呀,这下忙得呀不知顾哪头是好。真是淘气的孙女凑热闹,爷爷、奶奶两头跳,昏天黑地忙“两宝”,人生责任双肩挑。

圆圆是可爱的。她喜欢人抱,躺着时小嘴不停地伊伊呀呀,眼睛瞄着人,让人忍不住想抱她,一旦得逞,她立刻喜形于色,手舞足蹈地趴在人身上笑得咯咯的。圆圆会装哭,有次坐在爬行垫上仰着头,可怜兮兮地盯着

夕阳西下,暮色降临,又到了给外孙送晚餐的时间。

我用保温饭盒盛上外孙喜欢吃的饭菜,跨上电动车,匆匆来到了南京市二十九中。二十九中门口挤满了送饭的“大军”,黑压压的人群占据了半个街道,使得过往车辆艰难地爬行。人群中,有爸爸妈妈们,有爷爷奶奶们,有外公外婆们,还有保姆及送快餐的小伙子们。熟悉的人便拉起了家常,而主要话题就是今天给孩子所送晚餐的内容。

五时三十分,只听一阵铃声响起,校园两处的电动铁门徐徐拉开,经过一天紧张学习的孩子们像潮水一样

在东风学校的日子

□ 汪泰

中青年老师都来了,利用秋忙假,苦干两天。把土深挖一大锹,挑走,再深挖一大锹,再挑走,再把挖出的两锹土按序回填。说是深挖后的土有肥力,可以高产,可挖出的第二锹土,分明已见到了黄土沙砾,这样的土有肥力么?第一天收工,路远的老师住在了东风学校,喝酒吃肉,睡觉硬是和我们挤了一晚。奇怪的是,这块地后来种了什么,收了多少,没有人再问过,也没人向老师们宣布过。

抓纲治国,万象更新,文化课开始得到重视。高中不直升,要考试了。英语参加考试,分数作参考不计入总分。可这些学生从没学过英语,只在数学里碰到过几个字母。没学过英语的初中生,还是初中生吗?叶老师决定教学生学英语。叶老师的英语,早已还给了老师,于是他从收音机里的英语广播讲座来起,给自己正音。他找来教材,现学现教,师生一起ABCD,不亦乐乎。考高中时,东风学校的学生多了一门考试内容:英语。

叶老师是大家学习的榜样,学校充满了“攻城不怕坚,攻书莫畏难”(叶帅的诗)的学习氛围。晚上,学校没有晚自习,煤油灯下,大家如饥似渴,看书、备课、改作业,十二点睡觉是早的。早上,有人公布难题,大家资源共享,个个暗中憋劲,不做出来不吃早饭。

1977年夏,恢复了高考、中考。新的希望,使大家跃跃欲试。老大哥吴尧成了老师们的榜样,白天上课,晚上看书。吴尧是68届高中生,底子厚,最后全校老师只他一人考上了扬州师范学院数学系,其他几人参加中考均未中。我是68届初中生,先天不足,加之紧张,考不上在意料之中,但吴老师的走,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。刚从兴化中学高中毕业的刘久成,在这里做了一学期老师,也回兴化参加高考复习了。第二年他也被扬州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了(毕业后分配在高邮师范,多年来,他在小学数学教材教法上颇有建树,被授予江苏省特级教师,后调扬州大学任教)。

从1977年初冬的考试到1978年的考试,只有半年,这半年是辛苦的。我和叶老师搭班教初二毕业班,学生要中考,我也要中考,谁也不能耽误。

1978年夏,高考、中考接踵而至。我和叶老师教的班有二十多人考上高中,我也被高邮师范录取。

1978年秋季开学两个月,师范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。那天课上,我对学生说,今天我给大家上最后一课(曾看过都德的短篇小说《最后一课》),明天,我和你们一样,也去做学生了。学生们都愣住了,随后的掌声让我感动。那场面,似乎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,是几许怅惘,是若有所失,是几许留恋,还是什么呢?

将要离开插队十年的第二故乡,还是有种难以表说的心情。回生产队处理完事情,去公社办手续。1978年10月的一天,我离开工作生活了三年的东风学校。

多年后,教育部局调整,东风学校逐渐萎缩,直至被撤并。

人,作假哭状,我见此立即录下视频。然后我将视频放给她听,她听到自己装模作样的哭声,竟然触景生情再一次装哭起来,惹得我和爱人哈哈大笑。圆圆不高兴发脾气时,常常拱起可爱的小嘴唇像

个猪八戒。有次她妈带她外出,将她安置在汽车儿童座椅上,她从不闹。妈妈给个小猪佩奇毛绒玩具,她翘着嘴对着小猪屁股不停地喷口水,一路喷到家。我录了个视频发到朋友圈,朋友们都说:“圆圆太好玩了。”有次家人带她拍照,她被照相馆的人折腾得烦了,热泪盈眶地撇着嘴,含混不清地大声嚷嚷,那委屈、抗议的表情把在场的人笑得前仰后合。

冬去春来,圆圆从出生体重不足5斤、不谙世事的小不点长成了爱玩爱笑、近20斤的小胖妞。这其中包含抚育她成长的长辈们多少心血和艰辛。曾记否,无数个日夜,襁褓中的你经常溢奶,亲人们只好轮流抱你,轻拍你的背直到膀子酸痛到不能自己。曾记否,不满双月的你黄疸指数居高不下,家人只好每天佝偻着身躯托着你晒太阳,直到指标正常。曾记否,为了按时给你打预防针,爷爷抱着你奔波在漫天飞雪中,奶奶我为了护着你,你还摔了一跤。曾记否,外婆为了你吃到最新鲜的大米和鸡蛋,常常舟车劳顿来回奔波几百公里。宝贝,你快5个月时,你妈要上班了,为了不耽误你喝母乳,她每天中午从郊区赶往城区家里,往返50多里不辞劳苦。爷爷身患腰椎间盘突出症仍整天疼爱有加地抱着你,结果受凉加劳累还引发阑尾炎,开刀住了院。宝贝,奶奶告诉你这些,就是希望你长大后,要懂得一个人生命诞生和成长的不易,要懂得感恩。

一涌而出。顿时,校门口热闹起来,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此时,你可以看到精彩的一瞬间:女孩子在和大人撒娇;男孩子在轻轻地敲打自己的父母;慈祥的老人们则深情地看着他们的孙儿,或拉一下孩子的手,或摸一摸孩子的脸蛋,或拎一拎孩子的耳朵……

孩子们当中,有一位个子高挑、白白净净、温文尔雅的少年,不慌不忙地向我走来,轻轻地叫了一声,“公公好!”这,就是我的外孙。我把饭盒递给他,吩咐道:“趁热吃,鸡汤喝掉。”“嗯,谢谢公公!”听到外孙温馨的话语,看着他远去的身影,我感到无比欣慰。

“知青屋”里的风波

□ 朱桂明

那年腊月十一,我们插队不久,晚上下起大雪。第二天早晨,开门一看,纷纷扬扬,还在下,四野白茫茫。下雪不上工,干活累了,正好可以歇一歇,真好!

“新农民,生产队杀猪,下午分肉,有肉吃啦!”小中光景,“呆子”王立争笑容满面,顶风冒雪,来到“知青屋”。这个“呆子”,是我们最早认识的当地农民。十天之前,是他用隔泥船把我们 from 公社接到了东团营。“呆子”不呆,村里人这么喊,我们也跟着这么叫。

农村人,户户养猪,却很少有人家杀猪。猪养肥了,捆起来,送到供销社,换钱。快过年了,一家老小,总得要添几件新衣裳;伢子,总得要拿几个压岁钱;三十晚上,大年初一,总得要喝几瓶老酒。这一切,全靠卖猪。过年须有肉,可拿钱买,实在有点舍不得。一听说生产队杀猪分肉,男女老少,个个笑逐颜开。“呆子”更是兴奋无比,他爱吃肉是出了名的。听人说,有一年他与人打赌,红烧二斤肉,半小时之内,吃下去,他分文不付,算是白吃;吃不下去,他要付双倍的钱。结果,“呆子”赢了。

分肉地点,就在“知青屋”。它本是生产队保管室,我们又来得突然,临时让我们住。不上工,天又冷,吃好中饭,多想好好睡一觉,却睡不成。“呆子”光顾得最早,来了一趟又一趟。

“杀猪了,分肉了!”他叫喊着,精神抖擞,扛来一个特大澡盆,扛来一张破桌子,又扛来一大片一大片猪肉。忙好这一切,“呆子”坐下来抽烟——抽着,笑着;那黑棉袄上的油迹,光亮光亮。

不到一点,队长吹响了哨子。哨音刚落,堂屋就挤满了人。人多嘈杂,队长叫嚷开:“今天分肉,整劳力每人二斤,半劳力每人一斤半,小伢子每人一斤。老人照顾,每人也是二斤。开始分肉,从庄子西头到东头,一家一户挨着来。”

李得宝住庄子最西头,此次分肉他是第一家。他家有二个整劳力、两个半劳力、一个老人,总共应得九斤。杀猪的切肉,切了三块。他要做到肥与瘦搭配,有骨头的与没骨头的搭配,尽量公平。

“太瘦了,不行不行!”李得宝一看,不满意,把头摇得像拨浪鼓。那时吃肉,喜欢肥一点的。难得吃一次

肉,要油油汤子,滑滑嘴。

“去去去,李得宝!肥的都把你,我们后边的怎么办!”“呆子”很着急,他住庄子最东头,此次分肉他是最后一家。

“不要挑三拣四!张师傅,你称!”李得宝不再吱声——队长的话,在这个生产队,说出来就算数。

张师傅一称,七斤八两。他一边称,一边喊道:“好好好,还差一斤二两,来点肥的!”

李得宝终于满意了,笑眯眯地,拎着几块肉回家。

堂屋里乱哄哄的,却个个都笑着。一户就用三四分钟,生产队有二十几户呢!我们不耐烦了,走进房间,唱起歌来。

“我们走在大路上——”晃得余领唱,我曾经是一派宣传队的首席男高音。乖乖,那声音,三间屋都在回荡、震动!

“新农民,分肉,唱什么歌!”“呆子”走到房间门口,大声责问。

我们哪里听得进去,心中的怨气还没发泄够。六个人一起放开喉咙,继续唱,“意气风发斗志昂扬——”

“唱魂啊,我们要吃肉!”“呆子”冲进来,拳头勒得紧紧的,眼睛瞪得大大的,凶神恶煞。见我们还要唱,他撸起袖子,吼了起来,“不要破坏我们吃肉!”

“噢喂……”我们忍不住笑了。在那个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特殊年代,“破坏”经常被使用,什么阶级敌人“破坏农业生产”“破坏工业生产”“破坏社会秩序”“破坏军民关系”等等。那全是大事,却从未听说有什么“破坏吃肉”的!“呆子”就是呆,说的是半吊子话。跟他较什么劲!一气之下,我们出了门,外去转转,邻队有个女知青组,以前都是同学。

“好好好,新农民出去了,安安稳稳分肉!”我们才离开,“知青屋”一片欢腾,竟听到有人拍起手来。

下晚回到家,分肉已经结束,静悄悄的。堂屋里挂着五块肉,大小不等。“呆子”还没走,正吧嗒吧嗒抽着烟。我们还在气,没理他。

见我们回来,“呆子”连忙说:“新农民,这是你们的,总共十二斤三两。看一看,五块肉一块也不少!”原来,“呆子”留在这儿不走,是替我们看肉的。大家心中一热,气全消了。一看“呆子”,还是那么憨厚。

“呆子”拎着几块肉跨出大门,却又急急忙忙转身回来。“新农民,只能烧一块,细水长流!其他腌起来,过年吃咸肉。”